

虞

初

志

韋安道傳

虞初士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具之子舉進士
父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
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
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
持大仗衣畫袴袂夾道前驅亦數十輩
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
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

傘傘下見衣珠畢之服乘大馬如后主
之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
婦人才宜持鐵負弓矢乘馬馳亦千餘
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
時天尚來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
衝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又之漸明見
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
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官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
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牆而南行百
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
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
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
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
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
有紫衣官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官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
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
道服之官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
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官監與安道聯
轡出慈惠之西門山正街西南自通利
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
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
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圭

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
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官監安道乘馬
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
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
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
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
與同行官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
見殿內官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而並頃之自殿後閣見衛從者先羅立
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俯首
飾褱衣如謁廟之服匝殿門西向與安
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
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
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
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
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

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脩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畢班文王飾蓋人間所謂庫

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儼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觀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頓之又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

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
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
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
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
拜而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
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米竟車騎已及
門矣遂有侍婢及閨奴數十輩自外正
聞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
對座遷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
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華金瑤羅
純帨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
姑之前姦及叔伯諸婦家人皆蒙其禮
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傳媒聞姦
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
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
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
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
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
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
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
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其以二僧之語
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惧明

目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
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
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背鼻口流
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
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
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
崇儼以大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
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

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
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
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
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
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
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
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擢
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啾然之聲而滅
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于夜見有物
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銚角呼奔
而至旣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
旣而箕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
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
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旣無効請更
贖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
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
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關崇儼曰神祇所
爲魅者則某術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
知也請誠自見而頤之因命於新婦院
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
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
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

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
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
爲之柰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
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
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適亦甚相得試
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
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
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
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
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
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
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
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
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
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無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劒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太羅天女安道親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
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
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
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
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宜數當與天
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
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
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
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
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
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
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
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
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
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

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璫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
其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
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
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祿府之舊者皆驗
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周秦行紀論

李德裕撰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肉觀

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

涼國李公

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

好奇怪其身險易

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

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
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
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
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
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
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
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
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

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
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藏文
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鸛鷀之
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
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
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
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
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彭原程趙

郡卿諸從兄嫉太宰如讎頗類余志非
懷私忿蓋懇其應識也太宰作鎮襄州
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
開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
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
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
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
矣凡與太宰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

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
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
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
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
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
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
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
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

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
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
援毫而擣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
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
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
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
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
富豪家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
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
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
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
誰氏寔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
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階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
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
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
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
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
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
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
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
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
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早被寬博衣太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

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

天寶中宮人呼玄宗

多曰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

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語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王

奴

太真名也

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

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
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
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奈
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
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
酒環侍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絢措以玉環光照于座

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夫人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環照見指骨也

曰牛秀才邂逅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

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盾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

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

草幾經秋復春玉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
宮休楚舞不能辨粉恨君王無金豈得
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
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
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
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王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
荆地雲階拜洞仙
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
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
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
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目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
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
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
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緣
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
地胡鬼■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
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逃入昭君
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
聞外有太后命余速出見太后太后曰
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
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
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
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
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終

枕中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
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
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
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
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
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
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
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
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
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
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
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
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切囑曰子枕此必當令子榮適如志矣

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
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
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
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
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
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
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
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

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
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
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
使王君奭新被敍投河隍戰恐帝思將
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
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
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
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當時
宰相所忌以飛詔中之貶端州刺史三
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
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六日三
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
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
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妻年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
寒餒傳昔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
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
自殺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
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黜授驛牧數歲
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
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儻位
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

常承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
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
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
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
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
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
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
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
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不
思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
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漏並舉筋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蒼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
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
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
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
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譙冀無妄期丁有
喜其夕卒廬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鄆
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
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

謂曰入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
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
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記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
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
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
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
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脩永清陰數
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真元
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
曰子其寢矣余將鉢馬濯足俟子小愈
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
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
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
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
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
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

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
世其殊前行數十里有郭城堞車與
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
嚴行者亦爭闕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
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
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主以駙
馬遠降令具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
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

朱珍果列植于庭下凡按茵褥簾幃肴
膳陳設于庭上坐心甚目悅復有呼曰
右相且至生降階祗肅有一人紫衣象
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
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訖以因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
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齊
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坐有

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
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
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太端嚴居正
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
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
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
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階還館舍

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
中不知存亡將謂父此蕃交遜而致茲
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多烹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
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
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
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
金露帳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

往來其門爭以淳平郎爲戲弄風態妖
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
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
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
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諠吾與窮英嫗
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
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

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主真子捨木犀合子一枚時
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
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
掛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
不答情意戀戀矚眙不捨君豈不思念
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
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二人冠

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
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
華乎因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
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
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
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
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二子取

劍佩是服更衣之于華曰不意今日獲
親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
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
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
金翠步障彩翬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
軍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
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翬
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

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
降一如人間微障去刻見一女子云號
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
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
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太獵於國西靈龜
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
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太王云
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
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
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玉遽謂曰親
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
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
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
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間里興廢復言
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
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下丑當與女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
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
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
遂白於王累曰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
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

那女園衍生敦授教命王遂教有司備
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衍生少遊俠
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回臣將
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
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
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并忠亮剛直
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

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
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
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
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
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
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
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
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遠晨昏有
閒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
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鄰郡有
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
來迎奉人物閨咽鍾鼓喧譁不絕十數
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
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來

軒檠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習風俗療病
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上
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
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
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遷遷顯職生三
男二女男以門陰授官女亦娉于王族
永躍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
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

以征之乃表周承將其卒萬以拒賊之
衆千掘臺城并剛勇輕適臨徒敗績并
單騎輟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
甲而還生因囚并以請罪王並捨之是
月同憲周并疽發背并生妻公主遘疾
旬月不甦生因請罷郡護喪赴闕平許
孝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
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呼號人吏莫

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
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輿之至謚公
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
國東十里醴龍岡是月故司憲于榮休
亦護喪赴國生父鎮外藩結好中國貴
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
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
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

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
時議滋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
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
無敗政流聞怨悼鬱鬱不樂王亦知之
因命生回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
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
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
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

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
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集在此。
生忽若惺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
遂流涕請還。生顧左右以送。生再拜
而去。復見前二婦，求使者從焉。至大戶
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
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遙。山川原野，依

然如舊所述至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
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誨
謂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
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
覺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
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
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
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千庭三

客灌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
堪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
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
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
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
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并查枿尋穴究
源旁可袤丈有太穴洞然明朗可容一
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

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
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之其巢
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
回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群蟻
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
西去與大礪薄空塲嵌空異狀中有一
腐龜板木如非積雨浸潤小葉叢生繁

茂翳薈掩映振敷即生所獵靈龜山也
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
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
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穴
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
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
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
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

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
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
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
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
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
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
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
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

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
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
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真
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憇泊淮浦
偶覲淳于生兒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
事皆據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
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異將爲
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

狂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叅軍李肇讚曰

貴極祿位 神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